

XUZHIMO QUANJI

PINGLUNJUAN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徐志摩 著

顾永棣 编

徐志摩全集·评论卷

徐志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全集:全6册/徐志摩著. 顾永棣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213-05883-7

I. ①徐… II. ①徐…②顾… III. ①徐志摩(1896~1931)—全集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791 号

编者前言

徐志摩留学欧美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他深交国内外优秀人士,受到他们的熏陶,又学过政治经济学,所以回国后入世态度非常猛烈。

尽管他的思想还不成体系,他的发言常常是感情性的、冲动性的,但感情就是力量,冲动常化为重拳出击:感情与冲动犹如一块石头砸向湖面,立刻就可以看到所引起的反应。而所谓纯粹的理论是枯干的,所形成的文字,犹如一块石头掷进没有生命的沙漠,至多只能留下一个没有生命的印痕。

他信仰感情,善于驱使感情;他敢于探索,勇于怀疑,放胆大声直言。他要“把宇宙与人生当做一朵盛开的大红玫瑰,一把抓在手掌中心,狠劲的紧挤,把活的色、香、灵、肉和我们自己的爱美、爱色、爱香的烈情,绞和在一起,实现一个彻底的痛快”。这个烈情,这个痛快,使他感官的触须凭着感情的驱使,伸向中国的万事万物,伸向世界的方方面面。正如剑桥大学对他的评语:“持智守礼,放眼世界。”这就是他的眼光,他的魄力。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猛烈大胆,无所畏惧。他骂当时的政府是阳痿。他说英国不是不杀人,可能杀的人更多,只是不见血而已。当然也必须指出,志摩把当时社会说得一无是处,但那个社会还允许他任意痛骂,如果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是听不到反对的声音的。

志摩说要实现一个彻底的痛快。那是在1917年和1918年,世界上发生了两起影响重大、不相联系也不同于性质,却有一个同样“彻底”的事件:

1917年日本东京大地震。人类多年积累起来的文明,在老天爷只“打了一个喷嚏”间,繁华的东京就成了一片废墟,无数鲜活的生命刹那间成了一堆堆模糊的血肉……面对惨不忍睹的现状,日本人民擦干了眼泪,咬一咬牙,挺起了胸回答一个

响亮的字眼：“干！”几年后一个崭新东京又站立在大地上。

1918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是人力造成的又一次大地震，要把旧的制度、旧的文化，彻底砸烂，让新社会的曙光在地平线上徐徐升起。

一个地震，一个革命，在志摩看来，都实现了一个彻底的痛快。他竖起了大拇指，为它们喝彩。

早在1918年留美时期，徐志摩就领先研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书架上、枕头边都放着这类书籍；他曾被人称为“鲍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不过他最为关切的是人道慈善和平等，也就是所谓乌托邦思想。他反对残酷斗争，害怕流血，同样，反对把鲜活的思想定格在一个框架里。

苏俄和共产主义诸问题，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所关心的议题。作为《晨报副刊》主编的志摩，为这个议题提供了评论的平台。有时他还在别人文章后面加个“尾巴”——按语、附识等，敲敲边鼓。他自己当然充当主帅角色。

罗素曾是苏俄革命的热烈支持者，但罗素访苏后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变，反过来著文批判苏联。徐志摩看了罗素的批判文章后，立即著文批评罗素。谁知1925年3月志摩经西伯利亚访问了莫斯科之后，他对苏联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变，成了“罗素第二”。他看到旧时代的东西没有了，却没有看到新的曙光。老百姓处在贫困之中，面有菜色，难觅笑容。有一位老太太将去世多年的托尔斯泰告上了法庭，还居然胜诉。于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优秀作品全部从书店收走了，被捣成纸浆。志摩访问了托尔斯泰的女儿，谈及此事，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全没有了。”

志摩感到从书本上得到的东西，与看到的苏联现实差距太大了。我们在志摩的散文、评论文章中看到前后彼此之间相矛盾的说法，这正反映了他思想演变的种种周折和历程。

曼殊斐尔曾告诫志摩，“现在政治是一堆垃圾”，劝他不要参加任何政治集团。教育部长蒋梦麟聘请他任教育部司长，他也一口谢绝。所以他的文章里不带政治集团偏见，忠实于自由意志，忠实于感情的奔驰。

他不仅关心国内外政治与民主生活，对尖端的新兴科学也十分热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他率先引进到中国。

收集在本卷里的文章都是议论文、推介文。一般人对议论文总是提不起兴趣，觉得读起来干巴巴的，像吃炒米粉，连舌头也被封在嘴里。但是评论文在志摩笔下有时变成了汁多味道鲜甜的雪梨，一入口就舍不得放下，肆意畅快，或者如在风景区兜了个圈子再引入中心，一针见血，将毒痈刺破，让人感到惬意痛快。

在过去有关徐志摩的集子，包括徐志摩自编的集子，都把议论文混合在散文集里。这次我和责任编辑洪晓下了点细密功夫，把议论文从散文集中梳理出来，力求使文脉更清通一点。这也是首次尝试。

如单独成集，则愿取名“问道”：道者天理人道，无论是市井民生之道，或老子所说形而上之道，都适用。好在前面还加了一个“问”字：问你问我问大家，问天问地问鬼神，最后还是要问世间，问实践，历史总能一锤定音的。

顾永棣

2013年10月海宁南苑

目录

001 编者前言

教育与管孩子

003 再谈管孩子

008 罗素与幼稚教育

016 关于《罗素与幼稚教育》质疑与答问

——复欧阳兰先生来信

020 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

——复张象鼎书

附：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 张象鼎

论戏剧

031 《剧刊》始业

034 丹农雪乌的戏剧

039 看了《黑将军》以后

049 得林克华德的《林肯》

057 托尔斯泰论剧一节

——附论文艺复袁

061 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

063 《剧刊》终期

附：《剧刊》终期后部 余上沅

067 年终便话

论诗

073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附：《白郎宁夫人的情诗》译诗 闻一多

094 波特莱的散文诗

097 诗人与诗

附：朱大枏附记

100 未来派的诗

附：《近代文学丛谈序》（片断） 赵景深

哈代

105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110 汤麦士哈代

118 哈代的著作略述

120 哈代的悲观

123 厌世的哈提

131 汤麦司哈代的诗

论妇女

157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Chang Hsu Hamilton Hsu (Hsu Tse-mo)

附：《论中国妇女的地位》译文 章·婷·汉密尔顿·徐（徐志摩） 谈峥 译

223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228 关于女子

——苏州女中讲稿

杂论

- 243 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
- 258 《醒世姻缘》序
- 269 合作底意义
 附一:中华合作协进社简章
 附二:编者附识
- 278 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
- 280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
- 282 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
- 284 《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讨论
- 288 ART AND LIFE
 附一:附记 成仿吾
 附二:《艺术与人生》译文 李达 译
- 312 近代英文文学
- 325 杂记(一):狗食盆
- 327 杂记(二):坏诗,假诗,形似诗
- 332 天下本无事

论苏俄及其他

- 341 丹农雪乌
- 360 罗素又来说话了
- 368 罗素与中国
 ——读罗素著《中国问题》
- 373 开痕司
- 378 关于苏俄仇友问题讨论的前言
 附一:来稿一 陈 均
 附二:来稿二:友乎,仇也! 陈 翔

382 记者的声明

——“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讨论的前言

附：江绍原来信

386 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

附：应怎样对苏俄——答陈启修张奚若两先生 刘勉己

391 评韦尔思之游俄记

395 罗素游俄记书后

400 杜洛斯奇

406 杜威论革命(游俄印象之一)

411 《共产主义的历史的研究》按语

412 《论苏俄》按语

413 《一个态度》的案语

418 《神经病院中的喻森》按语

附：神经病院中的喻森 月 拉

421 刘侃元先生来件前言

教育与管孩子

再谈管孩子^①

你做小孩时候快活不？我，不快活。至少我在回忆中想不起来。你满意你现在的状况不？你觉不觉得有地方习惯成了自然，明知是做自己习惯的奴隶却又没法摆脱这束缚，没法回复原来的自由？不但是实际生活上，思想、意志、性情也一样有受习惯拘执的可能。习惯都是养成的；我们狠少^②想到我们这时候觉著的浑身的镣铐，大半是小时候就套上的——记著一岁到六岁是品格与习惯的养成的最重要时期。我小时候的受业师袁花查桐荪先生，因为他出世时父母怕孩子遭凉没有给洗澡，他就带了这不洗澡习惯到棺材里去——从生到死五十几年一次都没有洗过身体！他也不刷牙，不洗头，狠少擦脸。脏得叫人听了都腻心不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品格上，性情上，乃至思想上的不洁，多半是原因于小时候做父母的姑息与颛顼。中国人口头上常讲率真，实际上我们是假到自己都不觉得。讲信义，你一天在社会上不说一两句谎话能过日子吗？讲廉讲洁，有比我们更贪更龌龊的民族没有？讲气节——这更不容说了！

这是实际情形，不容掩饰。我们用不著归咎这样，归咎那样，说来很简单，只是一个教育问题；可不是上学以后，而是上学以前的教育问题。品格教育，不是知识教育。我们不敢说合理的养育就可以消灭所有的败类，但我们确信（借近代科学研究的光）环境与有意识的训练在十次里至少有八九次可以变化气质，养成品格。什么事只要基础打好就有办法：屋漏了容易修，墙坏了可以补，基础不坚时可麻烦。管好你的孩子，帮他开好方向，以后他就会自己寻路走。

① 作于1926年5月13日，载1926年5月15日《晨报副刊》第139期。

② 应是：“很少”，下同。

但是你说谁家父母不想管好他们的孩子？原是的。但我们要问问仔细，一般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究竟是不是好孩子。究竟他们的管法是不是，我在上篇里说过。（一）替孩子本身的利益；（二）替全社会著想。我的观察是老派父母养育的观念整个儿是不对的。他们的意思是爱，他们的实效是害。我敢断定现代大多数的父母是对他们的子女负罪的。养花是多单简的一件事，但有的花不能多晒，有的不能多浇水，还有土性的关系，一不小心，花就种死，或是开得寒伧，辜负了它的种性。管孩子至少比养花更难些。很多的孩子是晒太多浇太勤给闹坏的。这几乎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感情的地位，如其有，很是有限，单靠爱是不够的。单凭成法也是不够的。养花得识花性，什么花怎么养法；管孩子得明白孩子性质，什么孩子怎么管法——每朝每晚都得用心看著，差不得一点。打起了底子，以后就好办。

这话听得太平常了，谁不知道不是？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形。我们不讲无知识阶级的父母，实际乡下人的管孩子倒是合理得多，他们比较的“接近自然”。最可痛的是所谓有知识阶级乃至“知识阶级”的育儿情形。别笑话做母亲的在人前拖出奶来喂孩子，这是应得奖励的。有钱人家有了孩子就交给奶妈，谁耐烦抱孩子，高兴的时候要过来逗逗亲亲叫几声乖，恼了就喊奶妈抱了去，多心烦！结果我们中上等人家的孩子运定是老妈乃至丫头们的玩物！有好多孩子身上闻著老妈的臭味，脸上看出老妈的傻相！

单看我们孩子的衣著先就可笑。浑身全给裹得紧紧，胳膊，腿也不叫露在外面，怕著凉。怕著凉，不错；可是裤子是开裆的，孩子往下蹲，屁股就往外露，肚子也就连带通风——这倒不怕著凉了！孩子是不能常洗澡的，洗澡又容易著凉，我们家乡地方终年不洗澡的孩子并不出奇，我不知道我自己小时候平均每年洗几回澡，冬天不用说，因为屋子不生火，当然不洗，夏天有时不得不洗，但只浅浅的一只小脚桶，水又是滚汤（不滚容易著凉！），结果孩子们也就不爱洗。我记得孩子时候顶怕两件事：一件是剃头，一件是洗澡。“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我妈总是这么说。他们可不对我讲一个人一定得洗澡的理由，他们也不想法把洗的方法给弄适意些。这影响深极了，我到这老大年纪每回洗澡虽不至厌恶，总不见得热心；看作一种必要的麻烦，不是愉快的练习。泅水也没有学会，猜想也是从小对洗身没有感情的缘故。我的孩子更可笑了。跟我一

样,他也不热心洗澡。有一次我在家里(他是祖母管大的),好容易拉了他一起洗,他倒也没有什么,明天再洗,成绩狠好,再来几次就可以引起他的兴趣的希望。可是他第二天碰巧有了发热,家人对他说你看,都是你爸爸不好,硬拖你洗,又著凉了,下回再不要听他的!他们说这话也许一半是好玩,但孩子可是认了真,下回他再也不跟爸爸洗澡了!

像这类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但单纯关于身体的习惯,比较还容易改。最坏是一般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观念。再没有比父母更专制的:他们命令,他们强制,他们骂,他们打;他们却从不对孩子讲理——好像孩子比他们自己欠聪明,懂不得理似的!他们用种种的方法教孩子学大人样——简单说,愈不像孩子的孩子在他们看是愈好的孩子。孩子得听话,不许闹——中国父母顶得意的是他们的孩子听大人吩咐规规矩矩的叫人,绝对机械性的叫人——“伯伯”,“妈妈”。我有时看孩子们哭丧著脸听叫人的时候,真觉得难受!所以叫人是孩子聪明乖的唯一标准。因为要强制孩子听大人话(孩子最不愿意听大人话!)。大人们有时就得用种种欺骗恫吓的方法。多少在成人后作伪与懦怯的品性是“别哭,老虎来了”,“别嚷,老太太来了”,“不许吃,吃了要长疮的”一类话给养成的。孩子一定得胆小怕事,这又是中国父母的得意文章。“我们的阿大真不好,胆子太大了”,或是“你们的宝宝多好,他一个人走路都不敢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常拿鬼来吓我,结果我胆小极了,从来不敢一个人进屋子或是单身睡一个床——说来太可笑,你们不信,我到结亲以前还是常常同妈妈睡一床的!这怕黑暗怕鬼的影响到如今还有痕迹。我那时候实在胆子并不小,什么事有机会都想试试,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特别的恐吓,骗我是不是我妈生的,是“网船”(即鱼船^①)上抱来的,每天头上包著蓝布走进天井来问要虾不要的那个渔婆就是我的亲娘,每回我闹凶了,胆子“太大了”,他们就说,“再闹叫你网船上的娘来抱回去”,那灵极了,说我就瘪,再也不敢强了。这也是极坏的影响。我的孩子因为在老家里生长,他们还是如法炮制,每回我一回家,就奖励他走路上山,甚至爬石头,他也是顶喜欢的。有一次我带他在山上住,天天爬山,乐得很,隔一天他回家了,碰巧有点发热,家里人又有了机会来破坏爸

^① 应是:“渔船”。

爸的威信了：“你看都是你爸，领你到山上去乱跑，著了凉发热，下回再不要听他了！”当然他再也不听信爸爸了！

但是孩子们的习惯，赶早想法转移，也是很容易的事。就我的孩子说，因为生长在老式家庭里的缘故，所有已经将次养成的习惯多半是我们认为不对的，我们认为应分训练的习惯却一点不顾著，这由于：（一）“好孩子”观念的错误；（二）拘执成法。再没有比我的父母再爱孙儿的，他病了我母亲整天整晚的抱著，有几次在夏天发热简直是一个火炉；晚上我母亲同他睡，在冬天常常通宵握住他的冷脚给窝暖；但爱是一件事，得法不得法又是一件事。这回好了，他自己的妈（张幼仪女士，不久来京，想专办蒙养教育）从德国研究蒙养教育毕业回来了。孩子一归她管，不到两个月工夫，整个儿变化了，至少在看得见的习惯上。他本来晚上上床早上起身没有定时的，现在十点钟一定睡，早上也一定时候起，听说每晚到了十点钟他自己觉得大人不理他了，他就看一看钟，站起来说，明天会，自己去睡了。本来他晚上睡不但不换睡衣，有时天凉连棉袄都穿了睡的，现在自己每晚穿衣换衣，早上穿衣起身再也不叫旁人帮忙。本来最不愿意念书写字，现在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自动写字念书，本来走一点路就叫肚疼或腿酸的，现在长路散步成了习惯。洗澡什么当然也看作当然了。最好是他现在也学会了认真刷牙（他在德国死的弟弟两岁起就自己刷牙了），舀水满脸洗，洗过用干布擦，一点也不含糊了！在知识上也一样的有进步，原先在他念书写字因为上面含有强迫性质看作一种苦恼，现在得了相当的引诱与指导，自动的兴趣也慢慢的来了。这种地方虽则小，却未始不是想认真做父母的一个启示。不要怪你们孩子性情强不好，或是愁他们身子不好，实际只要你们肯费一点心思，化^①一点工夫，认清了孩子本能的倾向，治水似的耐心的去疏导它，原来不好的地方很容易变好，性情，身体都可以立刻见效的。“性相近，习相远”这话是真理。我们或许有一天可以进一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哪！没有工作比创造的工作更愉快更伟大的；做父母的都有一个创作的机会，把你们的孩子养成一个健康，活泼，灵敏，慈爱的成人，替社会造一个有用的人才，替自然完成一个有意识的工作，同时也增你们自己的光，添你们的欢喜——这机会还不够大吗？看看现代的

^① 应是：“花”。

成人,为什么都是这懒,这脏(尤其在品格上与思想),这蠢,这丑,这破烂;看看现代的青年,为什么这弱,这忌心重,这多愁多悲哀,这种种的不健康——多半是做爹娘的当初不曾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一半是愚暗,一半是懈怠,结果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孩子们自身,自己也没有好处,这真是何苦来!

现在罗素先生给了我们一部关于养成品格问题极光亮的书,综合近代理论与实施所得的有价值的研究与结论,明白的父母们看了可以更增育儿的兴味,在寻求知识中的父母们看了更有莫大的利益;相信我,这部书是一个不灭的灯亮,谁家能利用的就不愁再遭黑暗的悲惨了!但我说了这半天,本题还是没有讲到,时候已经不早,只好再等下回了。

五月十三日

罗素与幼稚教育^①

我去年七月初到康华尔(Cornwall, 英伦最南一省)去看罗素夫妇,他们住在离潘让市九英里沿海设无线电台处的一个小村落,望得见“地角”(Land's end)的“壁虎”尖凸出在大西洋里,那是英伦岛最南的一点,康华尔沿海的“红岩”(Red cliffs)是有名的,但我在那一带见著的却远没有想像中的红岩的壮艳。因为热流故,这沿海一带的气候几乎接近热带性,听说冬天是极难得冰雪的。这地段却颇露荒凉的景象,不比中部的一片平芜,树木也不多,荒草地里只见起伏的巨牛;滨海尤其是硗确的岩地,有地方壁立万仞,下瞰白羽的海岛在汹涌的海涛间出没。罗素的家,一所浅灰色方形的三层楼屋,有矮墙围著,屋后身凸出一小方的两廊,两根廊柱是黄漆的,算是纪念中国的意思——是矗峙在一片荒原的中间,远望去这浅嫩的颜色与呆木的神情,使你想起十八世纪趣剧中的村姑子,发上歇著一只怪鸟似的缎结,手叉著腰,直挺挺的站著发愣。屋子后面是一块草地,一边是门,一边抄过去满种著各色的草花,不下二三十种;在一个墙角里他们打算造一片中国凉亭式的小台,我当时给写了一块好像“听风”还不知“临风”的匾题,现在想早该造得了,这小小的家园是我们的哲学家教育他的新爱弥儿的场地。

罗素那天赶了一个破汽车到潘让市车站上来接我的时候,我差一点不认识他。简直是一个乡下人!一顶草帽子是开花的,褂子是烂的,领带,如其有,是像一根稻草在胸前飘着,鞋,不用说,当然有资格与贾波林的那双拜弟兄!他手里擒着一只深酱色的烟斗,调和他的皮肤的颜色。但他那一双眼,多敏锐,多集中,多光亮——乡下人的外廓掩不住哲学家的灵智!

^① 载1926年5月10日《晨报副刊》第1389期。